

室韋史研究

孙秉仁 孙道仁 于志敏 著
郑英德 冯继钦

20164
217
2

室 韦 史 研 究

孙秀仁 孙进己 干志耿 著
郑英德 冯继饮

北方文物杂志社

一九八五年·哈尔滨

40312

室韦史研究

孙秀仁 孙进己 干志耿 著
郑英德 冯继钦

北方文物杂志社编辑出版

(哈尔滨市南岗区红军街50号)

黑龙江省文化印刷厂印刷(正文)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封面)

北方文物杂志社邮购部发行

开本 850×1168毫米1/32 · 印张 8 · 字数 210,000

1985年10月第1版 1985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定价: 2.00元

序 言

捧献给读者的这部《室韦史研究》是集体劳作的成果。我们几名作者是基于如下的认识和理解，才决意率尔操觚，啃此“酸果”的。

就目前我国史学界而言，已有一支相当规模的队伍在从事东北地区民族、历史与考古学的研究工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他们从来未敢侈望在一代人中穷尽东北民族史的研究，是继前人之后，足踏实地地开辟认识这一专门史学领域的蹊径而已。

室韦史一向是东北民族史研究领域颇为薄弱的环节。与室韦有关的许多具体问题，学术界至今尚未能取得一致的看法，还处于研究与探索的阶段。本书作者们都曾各自进行过较系统的东北史的研究，都有自己的关于东北民族史的系统性认识，也都曾公开发表过一些有关论著。室韦史只是作者们各自研究领域中的一个方面，尽管我们对于室韦史诸般问题的认识不尽相同，有的甚或存有较大的差异与分野。但是，我们恪守在学术上“求同存异”的精神，并肩携手，互切互琢，既阐述共同性看法，又分列相异观点。书中难免会出现同这些作者已刊发过的观点有所差异的各种论点，然而学术观点由发展到成熟，却正是在矛盾中求进的。这种大胆的尝试，或许将有助于促进室韦史的研究。

本书作者为东北三省即辽宁、吉林、黑龙江的历史、民族及考古学研究者。我们合力撰写，筚路蓝缕，难免玉石纷杂，瑕瑜互见。我们寄殷望于后之来者，能写出更多更好的卒然有成的多种东北民族专史著作。

一部学术专著，通常应该有纵贯全书的统一的学术观点，但学术研究的深入展开，往往要突破这个框框，使其仅只做为学术性专著的基本类型之一。伴同出现的则是另一种类型，如同此书就是一个“矛盾”的集合体。我们在写作之初即确定不排斥对立意见，不硬性统一观点；即是把《室韦史研究》写成一部开放性、流动性的著作，而不是封闭的、固定性的模式。这种求同存异式的、开放性的撰写方法，正被现代科学著作越来越多地采用开来。这将有益于推动学术研究向纵深扩展，活跃学术讨论，便于比较并检验各种学术观点的科学性或合理性，给阅读者以更多些的选择余地。因此，本书则很少教科书式色彩，而显现其兼收并蓄之特质。

本书是把“室韦”做为地区性民族综合体来看待并加以论述的。我们认为地区性民族综合体，在范畴的内涵上不同于通常所谓的一般意义的“民族”。民族系指具备基本四要素的单一的族的共同体。而本书所谓的“地区性民族综合体”，则首先强调须居于同一地域或毗邻地区；其次，构成民族综合体的远非单一的民族（或部族）；再次，她只具备某些，却不完全具备“族”的基本四要素。本书认为室韦诸部即系由不同语族构成的、居于同一广阔地域的，在政治、经济交往上曾有紧密联系，并时而被自身或他族做为同一族的群体看待的“地区性民族综合体”。

室韦史的大宗基本史料来源于我国古典文献宝库，我们以此引为自豪。若然没有这些文献，人们将难以知晓我国东北边陲曾有过一个称作“室韦”的古代民族综合体。关于室韦史诸问题的研究，勿论谁也唯有主要依据这些基础资料，方望有成。室韦史是东北史，尤其是东北民族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大家熟知的的原因，近世对于室韦史的研究，同东北史的研究一样，是随着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而与之俱起的。一些帝国主义御用学者通过研究东北史（他们称“满蒙史”）制造侵略谬说。我国学者则出

于对祖国的热爱和对其命运的关切，而去研讨包括室韦史于其中的东北史；及于目前，硕果屡现，成绩卓然。

新中国的史学工作者用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进行系统的室韦史研究，则是最近一些年的事情。室韦史的研究落后于他种专门史研究，除因学术界通常对室韦史重视不足外，更复因为其基本史料散在于浩繁典籍之中，未遑梳理，为室韦史的系统性的综合研究添加着困难；再则，室韦民族综合体源流纷杂，归向不一，于历史长河中时隐时显，易引求索者入云雾山中。总之，前此的室韦史研究，确切地说，只是处于对一些具体专题的探索阶段。经验证明，凡属文献史料短缺的历史科学领域，倘若不充分汲取考古学、民族学、比较语言学等学科的成果，则断难有成。我们在撰写本书过程中，尽量顾及到在综合性研究时，避免单纯依赖文献学。诚然，我国考古学中的室韦分支，迄今未能确立，但已稍有端倪可寻。如本书作者中即有人认为靺鞨族与室韦民族综合体在物质文化上存在部分的同一性；靺鞨人同突厥人相似处较少，而同黑龙江上游的室韦人有许多共同点。而靺鞨族物质文化的始被识别，至今已逾半个世纪了*。在民族学和比较语言的运用方面，我们也做了一定的努力。我们认为未来的室韦史研究的飞跃性进展，必将有待于室韦考古学和民族学、比较语言学等多方面研究成果的累积。

人们对室韦史的重要性的认识将日益充分并日臻深入。室韦民族综合体不仅包括着近现代蒙古族的先世，而且与达斡尔族、满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及锡伯等族的族源均有关联。室韦中的蒙兀部，成为后来蒙古族的主体及其族称所由来。室韦中的黄头室韦、乌洛侯和达斡部，或许当与明清之际的锡伯族以及海西女真等存在某些渊源关系。北部室韦诸部则是鄂伦春、鄂温克及达斡尔族的主要族源。正因室韦民族综合体同许多近现代民族存在

* 于志耿 孙秀仁：《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第154～157页。

亲缘关系，因而室韦史乃是一极有研究价值的学术课题。有感于此，本书作者们才不惜下些功夫，从事室韦史领域的拓殖工作。

本书作者们给自己规定的任务，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全面研究室韦历史诸问题，包括室韦民族综合体的起源，北魏至辽、金时期室韦诸部的分布与变迁、经济类型、社会发展、语族语言、风俗习惯，以及室韦民族综合体后裔的归向等。全面地系统地研究室韦民族综合体，尚属前人未及充分做过的工作。本书总算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绘出了一个室韦民族综合体从发生，经发展到消融的概貌，可谓略具规模。本书的粗疏和欠成熟处是明显的。这仅是一本过渡性的室韦史综合研究著作，一部博大精深而又纯熟的室韦史专著之应运而生，将有待于来者。

本书由孙秀仁总撰，孙进己，郑英德、冯继钦、干志耿分撰。第一稿毕事于一九八二年十月，惜将付黎枣之日，全稿遗失罄尽。复经作者通力协作，将初稿重新汇拢、增订、修改、抄清，而成此第二稿，时为一九八四年七月杪。

著 者 谨识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室韦的起源	(1)
第二章 北魏至隋、唐室韦的地理位置	(13)
一、北魏时期的失韦与乌洛侯	(13)
二、北齐到隋的室韦诸部	(18)
三、唐初室韦诸部的分布	(20)
四、唐后期室韦诸部的西迁	(23)
第三章 北魏至隋、唐室韦的经济和 社会性质	(26)
一、北魏时的失韦和乌洛侯	(26)
二、隋代室韦诸部的经济和社会性质	(27)
三、唐代室韦的经济和社会性质	(30)
第四章 室韦及其先人的物质文化	(33)
一、嫩江流域的室韦文化	(33)
二、嫩江以南、松花江以西的室韦文化	(37)
三、黑龙江中、上游的室韦文化	(39)
四、呼伦贝尔地区的室韦文化	(42)

第五章 室韦的语言	(45)
-----------------	------

第六章 室韦的习俗	(57)
-----------------	------

一、居住方式	(57)
二、服饰	(59)
三、饮食	(60)
四、交通工具	(61)
五、乐器	(63)
六、发式	(63)
七、婚俗	(66)
八、葬俗	(67)
九、室韦的信仰和原始宗教	(71)

第七章 北魏至隋、唐室韦及其先人 和各族的关系	(73)
----------------------------------	------

一、室韦先人和各族的关系	(73)
二、北魏到隋代室韦和各族的关系	(77)
三、唐代室韦和各族的关系	(79)

第八章 室韦部落的演变及流向	(85)
----------------------	------

一、北魏的室韦部落	(85)
二、北齐和隋的室韦部落	(86)
三、唐代的室韦诸部	(87)
四、辽、金的室韦诸部	(90)
五、室韦诸部的去向	(90)

第九章 辽、金的乌古和于厥里	(93)
----------------------	------

一、辽代的乌古	(93)
二、金代的乌古部	(100)
三、辽代的于厥里部和金代的弘吉剌部	(103)
四、乌古部和于厥里部的经济类型与社会发展	(105)

第十章 鞑 靼

一、辽代的敌烈部	(112)
二、金代的塔塔尔部	(115)
三、黑车子室韦	(120)
四、白达达(汪古部)	(124)

第十一章 辽、金时期的黄头室韦、

达卢古和室韦部

一、辽代的黄头室韦	(129)
二、金代的黄头室韦及其去向	(133)
三、达卢古部	(136)
四、室韦部	(139)

第十二章 蒙古族的形成

一、以“蒙兀室韦”为主体的蒙古部族的形成	(144)
二、蒙古部族共同体的特征	(151)
(一) 地 域	(151)
(二) 语 言	(152)
(三) 经济生活	(153)
(四) 风俗习惯	(159)
甲、居住方式	(160)

乙、服 饰	(161)
丙、发 式	(161)
丁、饮 食	(162)
戊、婚 俗	(163)
己、葬 俗	(165)
庚、信仰和原始宗教	(166)
三、辽、金时期蒙古族的社会性质	(167)
 附录一 室韦史文献资料汇编	(181)
(一) 北魏至隋代室韦	(181)
(二) 唐代室韦	(186)
(三) 辽代室韦	(207)
(四) 金代室韦	(227)
 附录二 室韦史参考文献和论著索引 ...	(236)
(一) 文献史料	(236)
(二) 理论著作	(238)
(三) 研究论著(中文部分)	(239)
(四) 研究论著(日文部分)	(249)
(五) 研究论著(俄文、英文部分)	(253)
(六) 考古论著	(256)

第一章 室韦的起源

室韦之名始见于北魏。但它在北魏以前是否存在？当时是以什么名称见载于史，却是相当模糊，因而引起许多学者的探讨。但由于资料不足，众说纷纭，长期不能统一，只能将各说分别介绍于后，以供参考。以往关于室韦的起源，大体有五说：即起源于鲜卑说、起源于肃慎说、起源于丁零说、起源于乌桓说、自成一系说。

第一种说法，认为室韦起源于鲜卑。此说是提出最早，历时最久，流传最广的。我国早期提出这种看法的有金毓黻、方壮猷，近年则有郑英德赞同此说。

金毓黻认为：“按两书（指《旧唐书》和《新唐书》）皆谓室韦为契丹之别种，契丹又出于鲜卑族之宇文氏，则其属于东胡族之系统已无疑义。”^①

方壮猷认为：“失韦与鲜卑及其同名异译之师比、私比、胥比、犀比、犀毗、西卑皆相近似。……失韦殆亦Sabi之转讹者也。”^②

郑英德认为：其一、据《魏书》载：乌洛侯不断去朝拜鲜卑祖先旧墟（今嘎仙洞），可见他们认为与鲜卑是同族，至少是近亲。乌洛侯住地在甘河流域，而据新发现的石室，拓跋鲜卑亦在此。因此，乌洛侯的住地原来又是拓跋鲜卑的居地。而乌洛侯是唐代二十二部室韦之一，可证室韦起源于鲜卑；其二、汉初东胡部落联盟解体时，鲜卑由内蒙昭盟北上至额尔古纳河流域。汉武帝时鲜卑又南下。从汉初鲜卑北至额尔古纳河，与室韦地理是一致

①金毓黻：《东北通史》卷一、三。

②方壮猷：《室韦考》，载《辅仁学志》第2卷第2—3期。

的。当是汉武帝时鲜卑南迁，一部分人留下来劳动生息，到北魏时由于语言音韵不同，就被叫做室韦，其三、室韦是辫发，鲜卑及其各部也都是辫发的。室韦是皮服，而鲜卑也是皮服的。因此，从风俗习惯来看，室韦来源于鲜卑；其四、伯希和认为室韦是鲜卑的对音是正确的。鲜，古音师（Sai）。卑，古音比（bi）。师（Sai）转为室（Si），而卑（bi）转为韦（Wei），这是旁转。因此，从地理、习俗、名称、语言各方面看，室韦都应起源于鲜卑①。

第二种说法：认为室韦起源于肃慎，属通古斯语族。初倡此说者为林惠祥，他认为：“室韦亦肃慎之一支。”②

冯君实亦主此说，认为：“构成室韦主要组成部分的是通古斯语族各部。”③其根据为《新唐书·室韦传》所载：“其语言，靺鞨也。”

赵展又进而论证此说，认为：“嫩江流域的室韦，正如《新唐书·室韦传》所说为契丹别种。无论从生产或者从生活上看，他们都与东胡系统的民族迥然不同。”“仅就养猪来说，足见其人是通古斯族系，其居住‘或为小室，以皮覆上，相聚而居，至数十百家’。人死‘尸则置于林树之上’，或‘部落共为大棚，人死则置其上’。从风俗习惯来看，具有通古斯族系的特征。”“北室韦各部皆山居，以射猎为务，食肉衣皮；冬天居土穴，则夏日可能是住撮罗子，由于这里气候最寒，‘地多积雪，惧陷坑井’，脚穿滑雪板行走；因为靠江，冬夏皆可捕鱼作为辅助食物，并衣以鱼皮；其社会组织为氏族、部落，各有酋长。仅从这几方面来考察，北室韦各部与鄂伦春族何其相似乃尔！基此，我们有理由说，北室韦各部属于通古斯族系。毫无疑问，属于北室韦的‘蒙

①郑英德：《东胡系诸部族与蒙古族源》，载《1980年蒙古史学会年会论文集》。

②林惠祥：《中国民族史》，第166页。

③冯君实：《鄂伦春族探源》，载《吉林师大学报》（社科版），1979年第2期。

兀室韦，当然也是通古斯族系。”“论断北室韦属通古斯族系，还可从语言上得到验证。《唐会要》称：室韦‘言语与靺鞨相通’。《新唐书》上也说：‘其语言……靺鞨也’。史有明文，靺鞨的后裔称女真，其语言属于通古斯满语族。《大金国志》明确写道，女真与‘契丹语言不通’。从而确证室韦不操蒙古语。很清楚，室韦‘与靺鞨语言相通’，说明他们是同一族系，室韦与契丹语言不通，表明他们是两个不同的民族。”^①

第三种说法：认为室韦起源于丁零说。主要依据是《新唐书·室韦传》载：“室韦，契丹别种，东胡之北边，丁零之苗裔。”吕光天、古清尧采此说，认为室韦人是丁零人的后裔^②。郑英德认为室韦中有一部分，和其他室韦语言不通，可能属丁零族^③。

第四种说法，室韦起源于乌桓说。这是最近郑英德提出的。其主要根据是：其一、《新唐书·室韦传》载：“僭越河东南亦与那河合，其北有东室韦，盖乌丸东南鄙余人也。”既然《新唐书》作者把东室韦看作是乌桓东南鄙余人，而东室韦是唐代室韦诸部之一。这就说明作者认为室韦来源于乌桓。其二、东胡部落联盟解体时，乌桓从内蒙昭盟北迁至额尔古纳河流域，汉武帝时乌桓南迁，余人留居嫩江流域成为室韦。其三、室韦是辫发，乌桓也是辫发。室韦据《魏书》：“男女悉衣白鹿皮襦袴。”乌桓据《三国志》：“以毛毳为衣。”都是皮服。室韦据《北史·室韦传》：“以蓬蒿为屋，如突厥毼车之状。”“匡寝则木屈为室，

①赵展：《对蒙兀室韦说的质疑》，载《学习与探索》1982年第2期。

②吕光天、古清尧：《论陶鬲向北方的延布》，载《学习与探索》1982年第1期。

③郑英德：《东胡系诸部族与蒙古族族源》，载《1980年蒙古史学会年会论文集》。

以蓬篠覆上、移则载行。”《旧唐书·室韦传》：“或为小室，以皮复上。”据《三国志》；乌桓“以穹庐为宅”也相同。室韦和乌桓都实行天葬。室韦和乌桓都以游牧、游猎为主，都是以肉食为主，以粮食为辅。其四、室韦的韦Wéi是从乌桓的乌Wū演变来的，这是旁证。因此，从语言音韵来看，室韦来源于乌桓。①

第五种说法：认为室韦自成一系，并不起源于乌桓、鲜卑。主张此说的是孙进己②。他认为：其一、从地域考查室韦应自成一系：

从诸书所载室韦的地域考查，室韦的分布范围应为今大兴安岭东西两侧，及黑龙江南北两岸。它和东胡、乌桓、鲜卑、丁零、勿古等都不是位于同一地区。因此，从地域上考查室韦并非上述各族的后裔，而应自成一系。

东胡之地在今西喇木伦河流域，并未到达嫩江流域及黑龙江流域。《山海经·海内西经第十一》：“东胡在大泽东。”这大泽应为今达来诺尔，其东正为今西喇木伦河流域。《史记·匈奴列传》载：“燕北有东胡、山戎。”“(秦开)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目前燕长城已在围场、赤峰一线发现。胡其北之西喇木伦河流域正应为东胡地，燕北却东胡千里前，东胡当更在南面之大凌河流域。文献没记载，东胡北部曾包有嫩江及黑龙江流域。《新唐书·室韦传》载：“室韦，契丹别种，东胡之北边，盖丁零苗裔也。”明确指出室韦在东胡之北。东胡的考古文化，一般认为是夏家店上层文化，这一文化迄今还未在嫩江中上游及黑龙江上游发现。因此，室韦是东胡后裔说在

①郑英德：《东胡系诸部族与蒙古族族源》，载《1980年蒙古史学会年会论文集》。

②孙进己：《东北民族的源流》，载《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论文选》，1979—1981年；《鲜卑源流考》，载《黑龙江文物丛刊》1982年第3期。

地域上难以成立。

乌桓是东胡余类保乌桓山，因以为号。乌桓山旧说均认为在今阿鲁科尔沁旗，也未北至嫩江、黑龙江。唐代是有乌丸部遗人居住在嫩江流域下游，但它并非室韦。《新唐书·室韦传》载：“獯越河东南亦与那河合，其北有东室韦，盖乌丸东南鄙余人也。”有人以为东室韦即乌丸后裔。但《旧唐书·室韦传》载：“乌丸东南三百里又有东室韦部落。”说明东室韦和乌丸明显是两部，很难认为东室韦即乌丸后裔。

据《后汉书·鲜卑传》载“鲜卑者，亦东胡之支也，别依鲜卑山，故因号焉。”“汉初，亦为冒顿所破，远窜辽东塞外，与乌桓相接。”辽东塞在今开原、铁岭附近，辽东塞外应为今哲盟地区，不可能远至嫩江及黑龙江流域。故鲜卑山旧说均认为在今哲盟科右中旗。

鲜卑的早期文化是舍根文化^①，它在室韦居住区并未发现。鲜卑中期文化是南杨家营子文化^②，这种文化类型在札赉诺尔及完工均有发现^③。但据报告南杨家营子墓葬是公元一世纪的，而札赉诺尔墓葬则是东汉末的。这只能证明，鲜卑是东汉末才到达札赉诺尔一带。据《后汉书·鲜卑传》载：“檀石槐……因南抄缘边，北拒丁零……南北七千余里……”，表明鲜卑是公元二世纪中叶，扩张势力北拒丁零，才到达了札赉诺尔一带。札赉诺尔墓葬应是鲜卑向北扩张的遗迹。同时札赉诺尔墓葬的文化内涵与室韦有明显区别。如室韦的葬俗是“置尸于林树之上”，而札赉诺尔及完工等处都是土坑墓，葬俗根本不同。在札赉诺尔墓葬中，发现

①张柏忠：《哲里木盟发现的鲜卑遗存》，载《文物》1981年第2期。

②考古研究所内蒙队：《内蒙古巴林左旗南杨家营子的遗址和墓葬》，载《考古》1984年第1期。

③郑肇：《札赉诺尔古墓群》，载《内蒙古文物资料选辑》；李作智：《内蒙古陈巴尔虎旗完工古墓清理简报》，载《考古》1985年第6期。

了羊骨制的骨器,而室韦“无羊”,也表明室韦不是这批人的后代。

有人认为札赉诺尔墓葬及南杨家营子墓葬是拓跋部南迁的遗迹^①。但拓跋部南迁大泽,居住于札赉诺尔一带是在西汉末,到公元二世纪初已西迁到匈奴故地,成为檀石槐大联盟西部的一个部落,不可能同时又在札赉诺尔及南杨家营子留下这些遗存。而且拓跋族的葬俗,据《宋书·索虏传》:“死则潜埋,无坟垅处所,虚设棺柩,生时车马器用皆烧之,以送亡者。”而札赉诺尔墓葬不是“虚设棺柩”,也没有把“生时车马器物皆烧之”,两者根本不同。即使札赉诺尔墓葬是拓跋族的,也不能证明室韦起源于鲜卑。拓跋本非鲜卑,它是西迁加入鲜卑大联盟后,才自号鲜卑的。它和东部鲜卑在习俗各方面都有差别。室韦应是留居故地的其他部落繁衍而成,而不是室韦源于拓跋鲜卑^②。

关于室韦起源于丁零说,从地域上考查也难于成立。丁零活动于今贝加尔湖东,地在室韦西北。丁零以后是西南迁了,而非东南迁。

室韦起源于通古斯族系说,从地域上考之也不能成立。肃慎在牡丹江流域,挹娄在松花江下游,勿吉在拉林河流域,没有任何记载提到这些族都曾分布到室韦活动及居住地区,并发展成室韦的。

从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考查,在室韦活动地域很早就有人居住,不可能这些人都迁走后又迁来了室韦,这些人应该就是室韦的先人。早在旧石器时代,在室韦居住区就发现了人类遗迹。在呼玛十八站^③,漠河老河沟^④,都发现了旧石器晚期的遗址。在嫩

①宿白:《东北、内蒙古地区的鲜卑遗迹》,载《文物》1977年第5期。

②参见孙进己:《鲜卑源流考》,载《黑龙江文物丛刊》1982年第3期。

③魏正一、干志耿:《呼玛十八站发现的旧石器》,载《求是学刊》1981年第1期。

④杨大山:《漠河出土的打制石器》,载《黑龙江文物丛刊》1982年第1期。